



世界文学名著电影连环画

Picture Books of Films from World Literature

雾都孤儿

查尔斯·狄更斯 / 原著

白雪 / 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夹杂着雨滴袭卷着大地。一位年轻的孕妇只身一人行走在郊区通往教区济贫院的山路上。看得出，她已走了很远的路，一双鞋早已变成了刷子。满脸的疲惫和痛楚，让人想到在此之前她一定经历了很多不幸。那双忧伤的眼神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产前的阵阵巨痛，使她每前行一步，都十分艰难。她无力地靠在一棵树干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湿透了的衣服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上，使她瑟瑟发抖。

SBR 29/10

1

查尔斯·狄更斯

OLIVER TWIST



这时，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乌云翻滚着，雨越下越大。年轻的孕妇无奈地望着这无情的天气，不禁打了个寒颤，她感到无比的寒冷，她紧紧地抓住早已被淋湿的披肩。远处那微弱的灯光，让她那苍白而美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希望。她再一次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走去。她在心里不断地对自己说：不能倒下，我要活着，为了腹中无辜的小生命，我要活着……



她按响了教区济贫院的门铃之后，自己就瘫坐在地上晕了过去。她被开门人抬进屋不久，就生下一个男婴，一分钟左右，那婴儿打了个喷嚏，终于哭出声来。当时，在场的只有教区医生和一位护士。他们将婴儿包好放在他母亲的身边。年轻女子从昏迷中渐渐清醒过来，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当她听到婴儿哇哇的哭声时，她的眼睛一亮，使出全身的力气，将头从枕头上微微抬起，用微弱的声音说：“让我看看孩子。”



在一旁烤火的医生和老护士见她醒了过来，就过去将婴儿轻轻地放在她的怀里。年轻女子无比眷恋地望着自己的孩子，这是一张多么英俊的脸啊！上帝呀，为了这孩子让我活下去吧！她的脸上露出了母亲才具有的微笑。她用那冰凉而苍白的唇轻轻地在孩子的前额吻了一下，又用手抹了抹孩子脸上的泪珠。她再也支撑不住了，身子朝后一仰——就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和她的孩子。在这之前，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安慰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查尔斯·狄更斯

OLIVER TWIST

4



“一切都过去了。”医生不无遗憾地自语道。老护士推开厚厚的木窗，这时，天已经大亮，柔和的阳光均匀地覆盖在这没有生命却依旧楚楚动人的躯体上。老护士无意中看到了死者脖子上那条精致的项链。医生收拾好药箱后，习惯地抓起少妇的左手，摇了摇头说：“又是老故事了，没有结婚戒指，唉！”说完，他对老护士说了声早安，就匆匆离开了。这个小男孩是个私生子，他一生下来就成为一个由教会抚养，由济贫院收容的孤儿。



老护士看着那金光闪闪的项链，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她抱起可怜的奥立弗，穿过教会一扇又一扇的门，踏过一间又一间冰冷而空旷的大屋子，走过一阶又一阶咯咯作响的木制楼梯，像似在进行某种仪式。奥立弗不停地大声哭着，他的哭声弥漫在他经过的每个屋子。假设他要是知道自己是个孤儿，知道自己将要在这些如此伪善的教区差役的看管下生活，将要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那他也许会哭得更厉害，更凶哩。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奥立弗靠老妇人用奶瓶喂稀粥养活。再往后，教区当局决定把他安排到三英里外的寄养所去。那是教区的一个分院，那里收养着三十多个无家可归的孤儿。那里管事的是一个老妇人，她相当精明，办事老道，她每月都将上面拨下的经费扣下一半归自己受用，而那些孤儿每天只能靠极少的数量，极差的营养维持生存。到了教区理事下来视察时，她就将孩子们收拾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奥立弗九岁那年，教区干事邦布尔先生来到了寄养所。麦恩太太满脸堆笑地招待着他。两人眉来眼去地闲聊了一会儿后，邦布尔先生说：“好了，现在我们来谈公事吧，有个男孩今天受洗礼了，奥立弗·退斯特他今天足九岁了。”麦恩太太一听到奥立弗的名字，就愤愤地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顽劣的孩子。”“这不足为奇。”邦布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说着。“我们一直无法找出他的父母是谁。”“那么，他怎么会有姓呢？”麦恩太太惊讶地问。



邦布尔先生有些得意地喝了一口掺了水的杜松子酒，说：“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我依照字母的顺序为那些孤儿取名，上一个到S，这个就是T。”麦恩太太有些吹捧地说：“嗨，你挺有才华的嘛，邦布尔先生。”邦布尔先生听了十分得意，连声说：“也许如此，也许如此。”他把杯里的酒喝完后，说：“麦恩太太，奥立弗现今长大，留在这里已经不合适了，所以，理事会决定把他领回济贫院，董事会主席叫我亲自来办这件事。”



麦恩太太将邦布尔先生带到一个破旧的大屋子里，一群孩子正趴在地上不停地刷着早已褪了色的地板。麦恩太太冲着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用她那刺耳的声音大喊道：“奥立弗，过来。”奥立弗胆战心惊地走了过来，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要遭到惩罚。麦恩太太大声地对他说：“过来，给这位先生行个礼。”奥立弗小心翼翼地冲着这位胖先生鞠了一躬，然后，用惊恐的眼睛望着邦布尔先生。“跟我来，孩子，你得去董事会报到。”邦布尔先生，板着脸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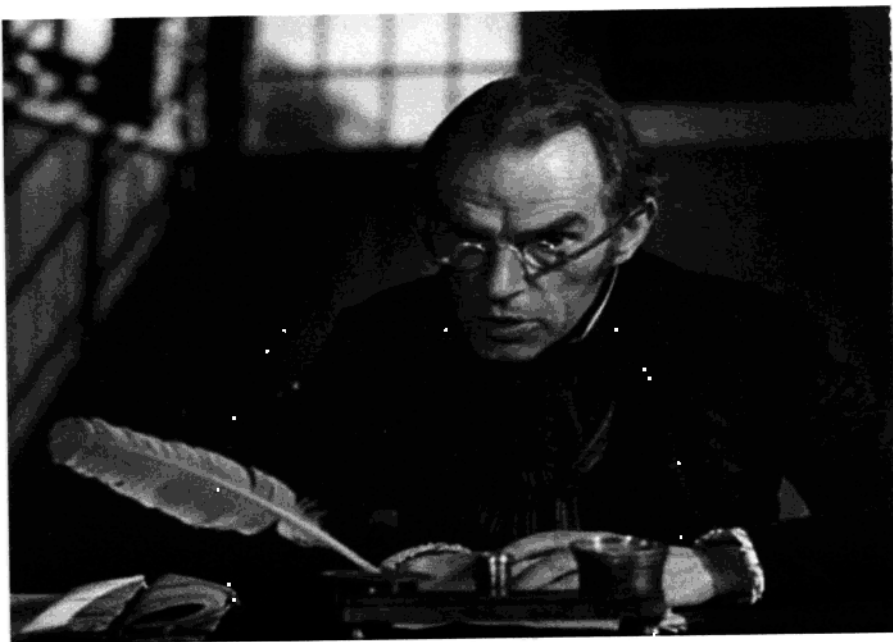
董事会的先生们正在会议室里开会。坐在高椅上的那位戴眼镜的先生正在侃侃而谈，他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摆出一副绅士模样，望了望在坐的理事会成员们，说：“各位，以我个人意见，我们的慈善事业相当可行。”理事们齐声应着：“是的，没错。”主席看了一眼这些懒散的事，把声音提高了一倍，继续说：“各位，本济贫院已成为正规贫民阶级的娱乐之地，而改善纠正此情况是我们大家的职责，刻不容缓……”



邦布尔先生带着奥立弗穿过烟雾缭绕的车间。女工们正在那里满头大汗地工作。她们穿着凌乱，湿湿的头发被紧紧地裹在肮脏的头巾里，散发出阵阵恶臭，她们粗鲁地挽着袖子，女性天生所具有的整洁干净的习性在这里早已荡然无存了。所有的人都在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件事，那就是无休止地工作。而在这宗教外衣庇护下的济贫院里，不管她们怎样努力，换取的只能是那微乎其微的食物。



邦布尔先生把奥立弗领到会议室。董事会主席见他们进来后，就对董事们说：“六号文件。”那表情像一位法官在办理什么案子。大家翻出奥立弗的资料，静静地看着奥立弗。这时，邦布尔先生轻轻地推了奥立弗一下，小声地说：“给董事们鞠躬。”奥立弗听话地向桌子方向鞠了一躬。因为他在寄养所里已经习惯了受人摆布和承受。“孩子，你叫什么名子？”董事会主席开口了。“奥立弗，奥立弗·退斯特，先生。”他有些胆怯地回答着。



董事会主席翻了一下手中的资料，接着问：“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吗？”奥立弗摇摇头说：“不知道。”邦布尔先生赶忙插话说：“这孩子是个傻蛋。”主席瞪了邦布尔先生一眼，继续问：“你知道你是个孤儿吗？”这回奥立弗有些弄不明白了，孤儿？什么是孤儿？他小心翼翼地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先生。”“你没父没母，是在教区长大的，今后，你要在这里接受教育，学一些有用的技术，从明天早晨六点开始。”主席一气说完后，就宣布散会了。



第二天，奥立弗就被安排到男童车间。所谓的施教和传艺的这两项“善举”给奥立弗带来的依旧是不停的甚至是比原来更大的工作量。他和许多和他一样命运的孩子们在冰冷的大车间里，用稚嫩的小手磨搓粗糙的绳子。经常忍受监督员或许仅仅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带来的毫无理由的谩骂和鞭打。在这里没有学校应该给予的知识，没有童年无忧无虑的嬉戏，更没有亲人嘘寒问暖的感动。有的只是无理的压迫。



每当孩子们爱不释手地捧着空碗的时候，而那些习艺所里的理事和监管员们却围在一张大桌子上尽情地啃着鸡腿。他们刀叉并用，忙不迭地将那些美味的食物送到嘴里。孩子们趴在窗户上，眼巴巴地看着那一桌子的美餐，不停地咽着口水。奥立弗和他的伙伴们忍受了三个月这种慢性饥饿的折磨，最后，实在受不了，其中有一名个子长得比年龄大的男孩，扬言说，如果再这样饿下去，说不定哪天会把幼弱的男童吃掉。

查尔斯·狄更斯

OLIVER TWIST

16